

饑餓 · 人肉 · 死亡

林柏燕

——
評介「野火」

民國四十八年，我在南部服役，偶於租書店看到「野火」的譯本，翻閱一陣，即被它吸住。深夜讀畢，心情沉重，悵悵若失，竟久久不能自己。五十九年，於風城書肆，再見此書，但書名已改為「第二次世界大戰秘聞」（徐雲濤譯，臺南經緯書局印），彷彿西施改名為阿花，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。不過，核對一下作者、內容，確定為「野火」之後，乃欣然買回。最近，友人從日本帶回野火原著（新潮社，一九六四、第十五版）始得參照再讀，感觸尤多，算起來，讀過野火已是第三遍了。

這是二十多年前的舊書（初版於一九五四），但舊的也許愈陳愈有味。大岡昇平早期以「俘虜記」「武藏野夫人」崛起文壇，而今已為國際知名之日本重要作家。以日本的「現代小說」而言，野火正如「廣島之戀」

之於新潮派電影，居於開山地位。它並不是一本戰記文學，而是戰爭小說，但它記實的戰記成份很高，因此，它實際上介於「戰記文學」與「戰爭小說」之間。它在探討：戰敗的窮途末路中，一個軍人對於存在的感觸與求生的行為，且予以無情而冷酷的批判。

一般而言，我們把海明威的「戰地春夢」「戰地鐘聲」，雷馬克的「西線無戰事」，托爾斯泰的「戰爭與和平」，五味川平的「人的條件」，都視為戰爭小說，而索忍尼辛的「一九一四年八月」，吉田俊雄的「連合艦隊」，政信的「卡他路卡拿路爭奪戰」(Guadalcanal 中譯康納爾島，又譯瓜島)，古川成美的「琉球島浴血戰」，牧島貞一的「中途島大海戰」等，以及俄日戰記「對馬」(寫日俄對馬海山東之戰)，邱吉爾的「光榮與悲劇」(*Triumph and Tragedy* 即「次大戰回憶錄」)，雷爾曼的「勝利者」，都視為「戰記文學」。而戰爭小說以主題為主，戰記為副。戰記文學，可以小說為之，也可以記錄寫成，却以戰記為主，兼顧自省與批判的主題。所謂「知恥近乎勇」，政治上講究的是知恥知病，軍事上講究的是知己知彼。勾踐之所以復國，就是

肯不顧面子，認清弱點，知恥知病，至於臥薪嘗膽，那只是演戲。骨子裏知過不改，嘗猴膽也沒有用。因此，所有的戰記文學，幾乎都是從忠實的自省與坦誠的檢討，建立其價值。而很不幸的，日本的戰記文學，就這樣一本接一本寫下來，忽略了自省與批判，光寫甲軍的英勇，或乙軍的殘暴，這是表皮的文學反映。世界上殘暴的不限於乙，英勇的也不止於甲而已。勾踐最後對夫差講了一句話：「昔，天以越予吳，而吳不受，今，天以吳予越，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？」這話足以令人咬牙切齒之餘活活氣死，但勾踐却是把握了軍事上的 reality。孟子最喜歡高談「王者之師」「仁者無敵」，但往往把對方貶得不成比重，所謂「彼奪其民時，使不得耕耨，以養其父母，父母凍餓，兄弟妻子離散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誰與王敵？」其實這種話是不合邏輯的無稽之談。至於舍生取義，維護道德的理想，萬世不易，但他忽略政治治與軍事本身是講究 reality 與 practicability (現實性與可行性)。孟子的政治思想，有許多建立在「假定」的道德基礎上，因此，戰國諸王，已無人加以理睬，莫說運用，實際上，孟子談的是倫理學，而

不是政治學。國與國之間，並無永恒的仇恨，只有永恒的利害，此所以今天與日本才如此「莎啞那拉再見」，此所以政治軍事在基本上是令人不快的。但爲了生存，除此無他。

文學往往比歷史還真，比人生更實。此所以作爲戰記文學之王的三國演義，比三國志更能真實於人生舞臺，但從歷史的角度，三國演義對史實多所歪曲與不實，這種情形，中外皆然，例如「源平盛衰記」以及德川幕府的諸多「講談文學」，甚至於莎氏的「凱撒大帝」，可說鍍歷史之鐵爲文學之金。然而，戰記文學則無此可能，它必須儘量忠於史實。戰史本身往往是資料的堆砌，無法兼顧文學上的生動與趣味性。（史記能突破這一關，正是它亦史亦文的地方。）那麼，戰記文學剛好填補了這個缺失，最好的近例是邱吉爾的「光榮與悲劇」以及吉田俊雄的「連合艦隊」（中譯應作聯合艦隊，秋田書店，一九六八，未見中譯）而很有趣的，吉田的連合艦隊，也以「光榮與悲劇」爲副題。（邱著則爲正題）

邱吉爾的「光榮與悲劇」（美國麻州劍橋 Riverside press 一九五三，未見中譯本）因得諾貝爾

文學獎，曾引來不倫不類的非議。其實，作爲一個戰記文學的作者，其條件要比一般作家嚴苛。除了文采、文學素養之外，他最好能實際參與其事，或者考獻、徵文，以至深入全盤戰況，探微入細，還得有政治軍事的批判眼光與膽識。這些，邱吉爾皆當之無愧。至於吉田之作（吉田爲日海軍高級將領）以實際經驗與考獻資料，寫出日本兩次聯合艦隊共七十年的始末。它點出東鄉平八郎與山本五十六一成一敗，並非才智有別，而是時空之異。（時空的配合就是際會，意即 Time space 還要加上 chance）這也就是孟子所謂的「禹稷顏回，異地皆然」，在戰況瞬息萬變之下，常有陰錯陽差，錯綜複雜因素。東鄉判斷俄國的瘋犬艦隊（即巴爾支克艦隊，又譯波羅的海艦隊，因該艦隊一出海，即因緊張而擊沉一艘英國商船，爲國際笑爲瘋犬艦隊）必從對馬海峽而來，乃在對馬嚴陣以待，若從東京灣來，戰況可能完全改觀，這是偶然因素。另外最主要的是政治背景與經濟力量的後盾問題，東鄉與山本的時空處境完全不同。此所以即便項羽之勇，猶嘆非戰之罪，堂阜之囚，亦能一匡天下。在七分政治，三分軍事之下，成敗興亡，軍事畢竟僅

估其「三」而已。拿破侖生平說過三句很響亮的話：

「砲最大的最有道德」，「打仗第一要錢，第二要錢，第三還是要錢。」「錯誤最少的一方獲勝」。這裏面已包含了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道德四者的比重。

老實說，在核子武器的陰影之下，在一架戰鬪機，一艘航空母艦，要數百萬數億美元之下，什麼孫吳兵法，黃石公兵法，姜太公兵法，等於是空頭支票。

然而，拿破侖也畢竟混身犯下錯誤。因為軍事上的小正確，往往會被政治上的大錯誤全盤否決。也可以說，如果人類永遠不犯錯，歷史將無物可寫。（縱能不二過，但幾乎每種錯都要犯）而很滑稽的，也許由於我們是「戰勝國」，反而在「勝利者一無所獲」之下（海明威小說名），連戰記文學也無從發揮了。

最近讀到張拓蕪的「代馬輟卒手記」，它係以個人為中心的零碎軍中紀錄，雖非戰記，它坦率的自省，相當難得，但這點坦率，已經有人臉上掛不住了。林語堂說：「除非不顧面子，否則中國不會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。」無疑的，面子問題，是吾土吾民的致命傷。林氏又說：有三個F在統治中國，Face

Fate Favor（面子問題、宿命論、講人情拉關係）

加起來就是大大的 Fool，而今 Face 已成反貪污事件的簡寫（Fight against corrupt event）易言之，政治軍事，也唯有不顧 Face，才真有 Face。

日本由於敗戰，戰後的戰記文學與戰前的我武維揚，已完全兩樣，它變成沉痛的自省與批判，也許這些自省，才是一場悲慘的大戰下來唯一的收穫。

野火不是戰記文學，但參讀日本其他戰記，發現它實已反映了太平洋戰場上，一個窮途末路的日本敗軍的戰場心理與普遍遭遇。故事極為簡單：一個咳血，有肺病的田村一等兵，被野戰醫院趕出來，認為他已痊癒，不必住院。他回到原部隊，分隊長口沫四濺地罵他：「不會賴在醫院不走嗎？……你自己去死好了，國家發給你手榴彈，不是沒有用的。」於是，田村開始了他自生自滅的旅程。而全書的關鍵，却在「饑餓」與「死亡」。田村最先吃草吃山螞蝗，並無意中槍殺了一個菲律賓女人，後來他遇見兩位友軍永松和安田，從他們那兒分到一點「猿肉」（實為人肉），等到永松要吃安田時，田村打死了永松。這時，作者寫道：

永松跳了出去，一跑到那邊，就立刻用蠻刀把他

的手和脚砍了下來。在這還是溫暖的櫻花色的肉前，我只是嘔吐。從空空的胃裏，只是吐出黃色的液體來。我感到忿怒，如果有人在這饑餓的邊緣，互相噬食是必然的，那麼，這人世不過是因神發怒的現象罷了。……永松張着血紅的嘴巴，一邊笑着，一邊握住我伸出去的槍口，但已經晚了。這時，我有沒有向他開槍，已經記不起來了，但是肉，的確沒有吃。如果吃過，一定記住的。我以後的記憶，是對這樹林遠遠看去的印象。這些樹和日本松木一樣，黑黑地，是一種冷漠無情的自然。我憎恨這種自然。

故事到此為止，接着是尾聲，他被美軍俘虜，在醫院裏，每次用膳，他都要叩首為禮。回到日本，他與妻「好像隔着什麼」（由於對自己的厭惡）而終於離異。

「野火」裏，死亡與饑餓，交替而來。作者以諷刺、自嘲、分析、感觸、描敘等手法，來點出戰爭本身的荒謬、滑稽與無情、生死的偶然、意志的脆弱、同胞愛的虛假、死亡意識的捕捉。而所謂「野火」，似煙似霧，實際上作者以幻境的意識，來暗喻一個軍

人在此情況下，對戰場，對人間所見的空茫與虛無。也可以說是由於戰場痴呆症、幻想症所演發的後果。作者未正面表現它的反戰，厭戰思想，但田村已被處理為求生的渣滓、厭世的狂人，又豈只是厭戰而已。全書流露着尖銳、細膩、灰暗的筆觸，讀來有如乍見荒野之火，那麼蒼茫、悲悽，似幻似真。

因為某種理由，而吃人肉，史籍屢見不鮮。所謂「易子而食、析骸而炊」，張巡、呂崇煥的「食其所愛之肉」，也許為了饑餓，也許為了死守孤城，不得不做的犧牲。這暫且不表。至於一些野人、食人族，恐怕習俗的成份居大。有一種純粹為了做生意，專賣人肉的，如水滸傳裏的黑店。至於西遊記的衆妖，一致想吃唐僧肉。那是因為好奇加上痴想長生不老；在唐僧而言，則是受盛名之累。其實唐僧肉與豬八戒的，應係半斤八兩。所謂「仲尼覆醢於子路」，「醢」就是肉醬，而古刑的鼎鑊，多半用來活煮活燒，豬八戒道性差，常被燒得哇哇大叫，至於孫悟空，即便攝氏一千度，仍同土耳其浴。

令個人感到有趣的是，易食也好，食其所愛之肉也好，中國文學從未加以嚴肅的批判與心理刻劃，好

像司空見慣，三言兩語就過去了。如何易法，如何食法，似乎不忍多加追究其背後真正的意義。至於西遊水滸，更是純粹出於嘲諷。也許因為這種理由，在乍見野火時，會如此震撼。近讀張易克先生著「吃人肉西遊記」一文，（自由報、四月廿九日）裏面提到元代陶宗儀的「輟耕錄」，對於吃人肉的史實，確是廣徵博引：

輟耕錄卷九：淮右之軍嗜食人，以小兒爲上，婦女次之，男人又次之……，或以鐵架上生炙，或縛其手足，先用沸湯燒潑、却用竹帚刷去苦皮、或乘夾帶中，入巨鍋活煮，……男子止斷其腿，婦女特剗其兩乳，酷毒萬狀，不可具言。

三國志：吳將高澄好便酒，嗜殺人而飲其血，日暮必於宅前後掠人而食之。

唐族朝野僉：武后時，臨安尉薛震，好吃人肉，有債主及奴詣臨安，止於客舍，飲之醉，並殺之，水銀和煎，並骨銷盡。後又欲食其婦，婦知之，踰牆而逃。

五代史：武寧諸鎮，好食人肉，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食之。趙思綰好食人肝，及長安城中食盡，取婦

女幼稚爲軍糧，每犒軍，輒屠數百人。

莊季裕鷄肋編：金狄亂華，盜賊官兵以至居民互食，全軀暴以爲臘。

電影「我們要活着回去」，在二十世紀的今天，仍不免活生生的看到因求生而吃人肉的事實。但以上記載，都以「嗜殺」爲出發點，想來孟子所謂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」，可見當時嗜殺者多；再說，孟子所謂的「率獸食人」，還是相當客氣，顧到「人」的面子哩。比起來，面對這些古老的食物族，野火已是小巫之筆。

野火沒有正面指出人肉，初名「猿肉」，到後來看見砍斷安田的手腳，才把這種半信半疑，予以具體化。隨着饑餓而來的是死亡，而且，在所有的死亡之中，餓死最爲難挨。野火在餓死的過程中一再捕捉死亡的感觸，最後肯定的是生死的偶然：

「我們生活在這介平出生的偶然與死亡的偶然之間，也會有幾件由於自稱的意志所做出的事，於是我們就把這少數的事，稱之爲性格，稱之爲生涯。而引以自慰，因爲除此之外，沒有別的可想。」
所謂「沒有別的可想」，是一種思想上的極限，

也就是對於生死，實際上是想不出所以然來。野火的論點相當狡譎而意味深長。在這生死之間，野火又點出「男人是會吃人的，女人是會賣淫的動物」，令人有一種心死的哀感。其實，野火對於女人，除了殺死的那個菲律賓女人，全書沒有女人的影子。雖然「野火」裏把許多山，比作女人的背脊，予以山水之間一番。但，比起海明威的戰爭小說，女人與酒不匱乏之下，是兩種不同趣味。這似乎也象徵美軍物資豐富，補給不斷與日軍六條甘薯要過餘生的事實吧。因此，野火讀起來苦澀，而海明威之作有酒有色，容易討好多了。食色性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應以何者為先？不妨引錄一段田納西威廉的「慾望街車」(第三幕)：一個老農夫，退出牌局，跑到屋子後面，撒玉米餵一羣母雞，突然他聽到一聲母雞的尖叫，且見小母雞很快地繞屋奔跑，原來有隻公雞，緊跟其後，而且很快地踩在母雞背上，但是當公雞看到老農在撒玉米，立刻放下母雞，跑過來撿吃玉米。老農不禁仰天長嘆：

——我的上帝！但願我不致餓到這種程度！了解以上笑話，也就無怪乎「食其所愛之肉」了

。然而，這個世界畢竟有多許人「所惡有甚於死者」，這也就是田村最後的槍聲，代替了神的怒吼，把吃人的永松解決後的餘音所在。

慶祝胡有瑞女士榮獲

本年度文藝獎章新聞文學獎

現代學人散記

這是胡有瑞女士為「書評書目」所寫的一系列學人作家訪問記，胡女士所賴以得獎的採訪文筆，在本書中表露無遺。她讓學人作家「掬懷相付」地剖述自己的人生觀、作學問的態度及讀書的方法等，讓讀者沐浴春風之餘心靈激起無數的火花與信心。

定價每本四十五元，直接函購九折

團體購買三十本以上七折優待

書評書目社

郵撥：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
地址：南京東路三段96號二樓
電話：五八一六二八三

發行者：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